

奇妙的世界

绿宝石丛书



葛翠琳 主编



主 编 葛翠琳

绿宝石丛书

奇妙的世界
(六)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160号

绿宝石丛书

奇妙的世界(六)

葛翠琳 主编

责任校对 刘赫 责任印制 江上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37千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100

ISBN7-303-01572-8/I·98

定价: 6.30元

顾问 冰 心 叶君健
主 编 葛翠琳
策划人 石小玲

前言

葛翠琳

《绿宝石丛书·奇妙的世界》，是延续《红宝石丛书·中国儿童文学选》、《红宝石丛书·外国儿童文学选》的系列书，书中所选作品文学性知识性并重。读者阅读这套丛书，一方面欣赏文学佳作，一方面获得珍贵的知识。丛书共分六册。前三册，精选了本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作品，有老一辈作家的传世之作，有著名学者的论述名篇，也有当代文坛新秀的获奖作品，集小说、散文、童话、寓言、诗歌、传记等各种形式，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展现出自然知识、生活知识、以及深刻的观察思考体验和感受，论叙抒情，富于哲理，给予读者智慧的启迪。大自然的奥妙神奇迷人，使读者惊叹，迷恋忘我；感人的情节、生动的人物，用诗的语言构成的美的画面，也将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特别是著名科学家们为读者写的篇章，以生动、精炼、优美的语言文字，深入浅出地揭示了深奥的科学内涵，使读者在吸吮知识奶浆的同时，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漫游在神奇变幻的科学峰谷中，畅想科学的新发现，在振奋的精神境界中，科学的种子悄悄洒落在孩子们心田里。

后三册精选了生动感人的外国作品。有世界著名作家流传已

久的优秀作品，也有当代作家的近作，它们都曾受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读者的喜爱和称赞。

《绿宝石丛书·奇妙的世界》，展示了中外作品的丰富多彩，独特的艺术风格，新颖的题材，不同的表现手法，绚丽多姿，充满儿童情趣，构成一幅幅耐人寻味的优美画面，引导读者遨游在广阔深邃的知识海洋中，使小读者开阔视野，也为家长和教师提供了生动的教材。

《绿宝石丛书·奇妙的世界》，一篇篇感人至深的作品，凝聚着中外作家的心血，仿佛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滴洒在读者心灵深处，陶冶少年儿童的情操，激励着小读者探寻追求真理，献身伟大崇高的事业。

绿宝石像红宝石一样，质地坚硬，晶莹艳丽，闪光耀眼。继《红宝石丛书》出版之后，我们能够又捧出《绿宝石丛书》，组成宝石丛书群，献给广大少年儿童，感到十分欣慰。为了民族的振兴，为了祖国的未来，努力建设精神文明，培养下一代健康成长，在图书出版极端困难的境况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全力支持绿宝石丛书的出版，他们的勇气和魄力，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作者、编者、出版者，真诚地希望这套丛书成为读者童年时代的好伙伴。

《绿宝石丛书·奇妙的世界》编选工作，得到淑文、林英、辛龙诸同志的协助，特致谢意。

目 录

- 十二号风门……………〔智利〕巴尔多迈罗·利约(1)
- 伤心的新衣……………〔美〕陶乐赛·派克(9)
- 水妖……………〔苏〕格·斯克列比茨基(18)
- 白色弓箭手……………〔加拿大〕詹姆斯·豪斯顿(25)
- 住在隔壁的二十七只猫……………〔美〕爱尼塔·菲葛尔丝(79)
- 帝国秘事……………〔苏〕阿·沈山(105)
- 大西洋之歌……………〔英〕J·R·吉卜林(112)
- 他不会再来……………〔苏〕阿·托尔斯季科夫(203)
- 城市的猫……………〔苏〕鲍·叶基莫夫(210)
- 渡口……………〔苏〕班台莱耶夫(219)
- 第一次解雇……………〔罗马尼亚〕弗·穆卡努(234)
- 带松鼠的新年松树……………〔苏〕勃·普里瓦洛夫(238)
- 二十个与个个……………〔美〕C·H·毕肖帕(245)
- 鲤鱼……………〔苏〕康·费定(279)
- 晚安,教员先生……………〔意大利〕菲尔南坦·玛巧基(290)
- 不懂你们这些是什么
人……………〔匈牙利〕齐格蒙特·莫利兹(296)

十二号风门

〔智利〕 巴尔多迈罗·利约

小巴勃罗本能地紧紧扣住他父亲的两腿。他的耳朵里轰鸣着，罐笼的底好像从他脚下逃脱似的，使他产生一种异样的难受的感觉。当他钻进罐笼里去的时候，隐约看到了井筒的黑黑的大口，他仿佛觉得已经被投入了那黑暗的深渊。他的一双大眼睛恐怖地睁视着那阴森森的井壁。他们正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朝井下坠落，在罐笼这样寂静地向下沉的时候，没有一点震动，除了滴水打着罐笼的铁顶的响声外，再也听不出一点声音。所有的矿灯都似乎就要熄灭，借着那些微弱的灯光，可以模糊地看到在罅隙的阴影中和突出的岩石上面，有一串一串的黑影像箭一样地朝上飞。

过了一会儿，速度突然减低，两脚踏在向下沉落的铁板上也踏得比较稳当了。在罐笼的铰链和铁索磨擦出重浊的轧轧的响声之后，它那沉重的铁架子就在平巷的入口处停下来不动了。

那个老矿工牵着他的孩子的手一道走进黑暗的巷道。他们是最先下井的一批人，那时候井下的活动还没有开始。平巷相当高，矿工们可以伸直身子走，但从平巷中向上瞧，却只能看到粗大的支架所支撑起来的顶板的一部分。巷道的侧壁，隐藏在那弥

漫于深邃的、阴森森的矿洞里的那种深浓的幽暗里面，连看都看不见。

在离开一堆矿工四十米的地方，他们在一个岩石中凿成的洞窟的前面停了下来。那洞窟的平顶拆裂了，颜色像煤烟子一样地发黑。平顶上挂着一盏用洋铁皮做成的灯，微弱的灯光使那个洞窟显得特别幽暗和阴影憧憧。在那洞窟里面，一个小老头伏在桌上，在一本大登记簿上登载着些什么。他的黑衣服使得他那满布深深的皱纹的脸显得额外苍白。他听到脚步声就抬起头来，用疑问的眼光盯着那个老矿工。老矿工胆怯地走上前去，低声下气地小声说道：

“先生，我把孩子带来了。”

那个领班用他的锐利的目光把那孩子的孱弱的小身体看了一眼。那孩子四肢细瘦，褐色的面孔上流露出年幼无知的神情，两只发亮的眼睛像受了惊的小野兽的眼睛一样，睁得大大的。所有这些，都给了那个领班一个不好的印象。那个小家伙就同很多不幸的儿童一样，一下子就要被夺去他的嬉戏玩耍的童年生活，并且在那潮湿的巷道里，在风门的旁边，慢慢地枯萎而死。这样的景象，使得那由于成天面对人世悲苦而变得无情的领班也不由感到心软。他脸上的绷紧的线条松弛下来了，但他还是装着严厉的样子对那老矿工说话。那个老矿工被他对孩子的那一番打量弄得非常不安，神色惶惑地注视着他。

“我说，这孩子还使不上力干活哩。他是你的孩子吗？”领班问。

“是的，先生。”

“那你就得可怜可怜他的小小年纪，先送他到学校里去呆一个时候，再把他送到这儿来下葬也还来得及。”

“先生，”那矿工咕哝着，粗哑的声气里含着苦苦哀求的意味，“我们一家六口，就只有一个人干活。巴勃罗已经满八岁，

他应该挣他自己吃的面包了。他是矿工的儿子，他要干的也就是他的长辈的这一行活。我们这一辈子的人除了在矿井里面摸以外，还哪儿上过什么学校来哩。”

他的悲哀的战栗的声音突然被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了，但是他的润湿的眼睛里还是流露着固执的恳求的神色。领班被他那沉默的恳求打动了，就拿起一个哨子吹起来，哨子的尖声在空寂的巷道的远处回响。巷道里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很快，一个黑影就在门洞旁边出现了。

小老头朝着那个刚来的人吩咐道：

“胡安，你把这孩子领到十二号风门那边去，让他接替昨天被煤车撞死的、赶车工何塞的儿子。”

接着，他突然转过身来对着那个在开始喃喃道谢的老矿工，声色俱厉地向他说道：

“我知道你上星期没有采够五车箱煤，那可是每个采煤工一天出货的最低的定额哩。你可得留神些儿，如果事情还是照那个样子下去的话，那就只有把你除名，让比你勤快一些的人来干你的活儿。”

他随即把右手一挥，打发他走。

他们三个不声不响地走开，三个人的脚步声在黑暗的巷道里慢慢地越来越远了。他们在路轨的中间走。为着要避开陷在泥里的枕木，他们就拣着钉铁轨的道钉附近走，迈的步子时大时小。那个带路的青年矿工走在前面，后面跟着走的是用手牵着小巴勃罗的老矿工，他把头俯在胸前，坠入沉思默想。领班的话和话里所包含的威胁意味，使他感到非常痛苦。好久以来，大家就都看出他的体力衰弱了。他一天比一天更近地走到了那样的一条分界线上，年老的矿工只要一旦越过那一条致命的分界线的话，那他在矿井里就会是一块没用的废料了。凭他起早睡晚，每天不顾死活地干上十四个钟头，在狭隘的窿子里像虫子一样地乱爬，狠

狠的刨煤，都无济于事。那煤层是永远也刨不完的，多少世代像他一样的矿工，已经在这大地深处不歇地刨过它了。

但是同煤层进行的那种顽强不息的搏斗，不久就要把那些最最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弄得衰颓苍老。在那潮湿狭窄的阴森森的洞穴里，老年的矿工变得虾腰驼背，筋肉松弛。他们就像那些一看见鞭子就要发抖的驽马一样，每天早晨接触到煤层的时候都不免心惊肉跳。但是饥饿比鞭子马刺还要厉害得多，管事得多，矿工们每天都只有默默地去干那种累死人的重活。他们散在煤层的千百个角落里，像木蛀虫一样地钻啮着煤，煤层在他们的钻啮之下轻微地震颤着。煤面受到手镐的方齿的啄动，一块一块地崩落下来，就像被汹涌的海浪冲刷着的海岸旁的沙石一样。

带路的人突然停住，打断了那个老矿工悲哀的沉思。前面有一扇大门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靠墙的地上，一个小孩的半身轮廓在闪烁的交错的灯光底下显露出来。那是一个蜷伏在墙角里的十岁的孩子。

他把胳膊肘搁在膝盖上，用瘦弱的双手捧住惨白的面孔，一声不响地呆在那里，似乎没有觉察到他们的到来。他们推开风门穿了过去，让他一个人仍旧埋沉在黑暗的深处。他那睁大的没有表情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朝上瞪着。他也许是在出神地凝望一片像浮现在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一样的幻景，那景象吸住了他那渴望见到光明的双眸。由于怀念遥远的白日的光亮的缘故，他的眼睛是湿润的。

他负责照管那扇风门，度着无穷无尽的囚犯的岁月，老是摆不脱悲怆的孤寂的冥想。那扇巨大的墓碑一样的风门压着他，永远扼杀了他童年时代的活泼可爱的生机。他所遭受的这些苦难已经印在他的幼小的心灵深处，使他感到无尽的苦楚，使他对人们的自私和懦弱发出严酷的诅咒。

那两个大人和那个小孩沿着一段狭窄的巷道走了一程之后，

来到了一个高高的巷道里面，那儿有大的水滴不断地从顶板上淋下来。他们不时地听到从远处传来一种低沉的声音，像是一个巨大的锤子在他们的头顶上敲击着大地的骨架。巴勃罗不知道从何而来的那种声音，原来是海涛冲击着岸旁的礁石的时候发出来的。他们再走了一段路以后，终于来到了十二号风门的前面。那一扇门的木门框嵌在岩石里面，木门可以向旁边推动。带路的人在那扇木门前停下来，说：

“我们到了。”

那儿的黑暗是那样的深浓，他们借着扣在保安皮帽帽沿的矿灯所发出来的淡红色的光，几乎看不出前面有大门挡路。

小巴勃罗不懂他的同伴为什么这么突然地停下来，就一声不响地瞪着他们。那两个人很快地交谈了几句话以后，就开始很快而且很热心地教他怎样照管那一扇门。那个小家伙按照他们的指点，把风门推开又关上很多次。这样，他父亲就不再没有把握了。他确实曾经担心过凭他儿子那点气力也许还干不了这项差事哩。

那个老矿工流露出满意的神情，用他那长满了老茧的手抚摸着他的第一个孩子的蓬松的头发。那个孩子一直还没有表现什么疲倦和不安。那种他从没有看到过的新鲜的景象印在他的幼稚的幻想多端的脑际，弄得他心神恍惚，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觉得他自己仿佛是呆在一间黑屋子里，并且相信会有一扇窗门忽然地打开，而太阳的耀眼的光线会随即照射进来。虽然他那懵懵懂懂的心里已经不再有下井的时候曾经侵袭过他的那种苦痛的感觉，但是他父亲对他表示的那种他所不习惯的宠爱，倒引起他的猜疑了。

在坑道的远处闪亮着一点灯光，随即听到车轮子在轨道上行驶时发出轰隆隆的响声，接着来的是奔马的沉重急促的蹄声，把地面都震得发响。

“煤车来了！”那两个大人不约而同地这样叫着。

“赶快！巴勃罗！”老矿工喊道。“赶快干你的活！”

那个孩子把拳头紧紧地握住，用整个小小的身体死劲地去顶那扇风门，风门慢慢地被他顶开，一直撞到了岩壁上。他刚刚把门打开，就有一匹汗淋淋喘吁吁的黑马在他们身边划过去，它拉着一大车的沉重的煤。

两个矿工满意地相互凝视。这位新手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富有经验的看门工了。老矿工弯着他的高大的身体，开始甜言蜜语地奉承他：他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娃娃了，已经不像是呆在上边的那些娃娃们一样，无缘无故都要露出哭脸和成天缠在娘儿们裙边打转的那一号人了。他已经是一个大人了，一个勇气十足、不折不扣的矿工了，那就是说，他已经成了他们的同志，矿工们对他可得像同志一样看待了。总之，他用三言两语告诉了他：他们必须把他一个人丢在那里；但是，他也用不着害怕，因为矿井里像他一样年纪、干着他同样的活儿的人可多着哩；他自己离他也很近，会时常来看他，而一等到下了班以后，他们爷儿俩就可以一道回家了。

小巴勃罗越听越害怕，他的回答是用两手死劲揪住那个老矿工的衣服不放。一直到那个时候，他父亲要他干什么他还是蒙在鼓里，他还以为他父亲只是把他带出来溜溜圈子哩。现在来这么一下意想不到的转变，可把他吓得发晕了。他只想赶快离开那个鬼地方，回到他妈妈和弟妹们的身边去，回到那明明亮亮的地面上去。尽管他父亲耐心地同他说道理，他的唯一的答复只是恐怖地带着哭声催促说：“走罢，回去！”许愿也好，威胁也好都不能使他听话。那“走罢，爸爸”的叫唤，一声比一声更来得可怜和迫切了。

那个老矿工的脸上刻画出来剧烈的内心矛盾。他的孩子用闪着泪花的眼睛仰望着他，眼睛里充满了悲哀的恳求的神色。当他

看到那一双眼睛的时候，刚露出的怒火化成了无穷的怜悯：孩子还是这样的嫩弱，这样地小得可怜哟！隐伏在他的心灵深处的父亲般的慈爱，突然不由他自主地猛烈地爆发出来了。

他自己的那一辈子，那四十年来所作的苦工和所受的磨难，一下子都浮现在他的眼前。他非常伤心地看到，他干那么多年的重活的结果，只是留下了一个精疲力竭的身躯，人家或许不久就要把他这个身躯也当作一件碍手碍脚东西抛出矿井。当他想到同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的不幸的儿子的时候，他不禁想要同矿井这个贪得无厌的怪物去争夺被它捕获了那一条小生命。矿井就是那样从母亲们的膝下、怀前，将她们还没有长成的孩子夺去，把他们变为到处受人蔑视的穷光蛋，而他们却坚忍地用两肩承担起老板们的惨无人性的打击和坑道内的悬岩的侮辱。

但是，他想起了他那贫穷的家，想起了靠他一个人支撑着的他那缺食短穿的妻子和儿女。当他这样一想的时候，开始在他心头萌生的那种反抗情绪一下子就熄灭了。他凭他的经验知道那种想法是愚蠢的。矿井是从来也没有放过任何经它捕获了的东西的。在井底下，儿子接上老子，就像是一个个新链环替补一条没有尽头的锁链上的磨损了的旧链环一样，矿井里那起伏上下的生命的浪潮，是从来也不会中断的。孩子们呼吸着矿井里有毒的空气，长成为脸色苍白和孱弱的畸形儿，但是那也只得听天由命，因为他们就是为了这个而生的哟。

那个老矿工把心一横，从腰间解下一根结实的细麻绳来，不管他的孩子怎样哀求和反抗，用绳子一端系着他的腰部，再把另一端拴到嵌在岩石里面的粗大的铁柱子上。那柱子上还残留着一些麻绳头儿，可见靠它来拴孩子已经不是第一回了。

那个小家伙已经吓得个半死，他恐怖万状地放声大哭，并且拼命地抱住他父亲的两腿不放，他父亲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摆脱开来。他的哀求声和号哭声充满了整个巷道，但是这个柔弱的为

人牺牲的孩子，比圣经上的以撒还要来得不幸，因为人间的罪恶和不平迫使他父亲不得不忍心地对他这块亲生骨肉下手的时候，他并没有听到什么友爱的声音叫他父亲住手。

他呼唤着正在走开老矿工，那声音是这样地悲伤，这样地令人心碎，使得他那可怜的父亲又一次感到拿不定主意了。但是，他的这种踌躇不决只一下就过去了。他用手按住耳朵不去听那使他心碎肠断的哭叫声，放开步子赶紧逃走。他在离开那个巷道之前停顿了一会儿，只听得一个呼唤着“妈妈”的细弱声音从远处传来，那声音宛如微风从耳边吹过，因为隔得遥远，听起来也就模糊了。

然后，他像一个神志昏迷的疯子一样开始奔跑，一直跑到煤层的前面才停下来。当他一看到煤层的时候，他的痛苦马上变成了暴烈的怒火。他抓起手镐来，咬牙切齿地立即向煤层展开攻击，手镐在坚硬的煤面上飞落，就像沉重的冰雹猛打着玻璃窗一样发出清脆的音响。镐齿穿入那黝黑发光的煤面，把煤一大块一大块地拉了下来。煤块很快地在他两腿之间堆积，而浓密的煤末就像一层厚纱一样，把矿灯的闪烁的光芒都遮住了。

有着锐利的棱角的小煤块四下纷飞，刺伤着他的脸、他的脖子和他的敞露的胸膛。他满身大汗，一道道的鲜血混着汗水向下直淌。他像一个楔子一样在煤层上打开裂口，象刨监牢的墙壁的囚犯一样把裂口刨大；但是鼓舞和支持囚犯的是那样一个希望，那就是在刨过一天之后会获得新的生活，一种充满了阳光、空气和自由的生活，可是他，却连那样的希望也没有。

伤心的新衣

〔美〕 陶乐赛·派克

黑人莱妮胖妈总是白天到几家有钱和闲散的太太家，专替她们洗熨丝绸衣裙和细麻布单子等等，她的熨洗手艺，特别高明，以至这些白人太太们也当着她的面称赞不绝。她身体高大，肥胖而缓慢，全身肌肤除了手心和指纹之外，一片棕黑色，由于经常泡在热水皂液中，十指活像树胶那样似的透明皮实。她行动迟缓，不仅因为她身高体胖，也由于她腿上的动脉经常疼胀加上终日腰酸背痛。可她既不哼一声也不求医诊治。这些事临到她头上，就由它去。

她接连遇到不少事情。她生过好几个孩子，而孩子们一个个都死了，她的丈夫极为善良，也死去了，生前他能温饱度日就感到非常幸运。她的许多孩子，没有一个是落地就死的，有的活到4岁、7岁或者甚至10岁，他们一个个也都发挥过自己的作用，他们各有特性使人疼爱；而在胖妈莱妮的心里总觉得对他们疼得不够。一个孩子死于街头的车祸，二个死于病状，那真是够累人的。他们既缺少新鲜食物和空气，又无一块干净地方可以安息。只有最小的姑娘奥丽娜总算活到成人。

奥丽娜个子高高的，不像她母亲那样黑得肤色均匀。她瘦骨